胡子衡齋

胡子衡齊卷七

泰和胡直 譔

門人同邑 [illegible] 廖同春 陳以躍

陳秉浩

吉水 郭元禄

廬陵 [illegible] 王用中

泰和 曾以[illegible] 同校

永嘉 王[illegible] 校刻

續問上

胡子問曰昔之語物理者曰菱芡皆水物然菱寒而芡暖者以菱華背日芡華嚮日故也稻麥皆土物然稻滋而麥燥者以稻生卑濕麥生高壤故也此其理

在人乎在物乎曰予即以背向卑高為理乎抑以別擇其背向卑高為理乎如以背向言則向日理也而背日豈理哉夫此四者方其在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已矣物各無有也及其離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已矣物亦各無有也而奚理之言惟自人而理之則曰是為背向故有寒暖是為卑高故有滋燥品而題之區而用之鮮不自人心故理在人不在物也且夫參耆世謂補物芩連世謂瀉物而內熱者則以芩連為補蘇麻世謂泄物姜桂世謂補物而氣虛者則以姜桂為泄然則補泄之理亦在人不在物也天下之

草木多矣其具寒暖燥滋補泄之質奚啻此數物哉自人弗識之而品題之未加匯用之弗逮則烏覩其爲理哉夫點蒼之石備山水之態桂林之洞繁八禽之形術人跡之弗至與至而弗遊者寧後有山水人禽哉是故知山水人禽之從出者則知理矣昔有國工善畫鬼者畫鬼之怪異時見而畏之以爲眞怪也不知其怪自己出也善畫姝者畫姝之美異時見而愛之以爲眞美也不知其美自己出也今之求理于物者亦何異國工之畏怪而愛美者哉然則理之不在物而在人也益明矣

弟子問曰庖丁氏之解牛也曰循乎天理言循其經絡天然之理者也然則經絡不謂理乎今人恒言地理脉理腠理膚理轄非子曰理者成物之文也故人有文理今皆不謂理乎曰經絡與地理脉理腠理膚理文理此取類而言之曷不謂理其猶之曰物情曰藥性水性金性又猶之杜子美曰岸容山意亦皆取類言之曷不謂情與性容與意哉雖然盤盂甕盎池沼江河湖海之用疇非上天之日之所括也然則經絡與地理脉理湊理膚理文理疇非人心之理之所該也苟無人心則惡睹所謂經絡地理脉理膚理云

哉曰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苟無人焉高厚之理下存乎哉豈盡在人哉曰苟盡無人焉則天地且荒忽久矣又焉有高厚而況經絡地理脈理膚理云乎弟子思之三日夜復曰諒哉苟盡無人焉向無天地理孰從生蓋聞之曰人者天地之心豈謂是歟曰然問殺人者必償貸債者必酬世以爲償之理起殺人酬之理繫貸債不曰士師殺至十百則曷爲不償父子相取至十百則曷爲不酬殺而必償貸而必酬是將孰區之又孰行之此理之在人必辯矣曰若也使雞司晨使犬司夜夏葛而冬裘熱車而越舫謂理不

在物則未易辨曰苟非人心則焉有晝夜又焉有雞犬矧曰使司之者式夏葛冬裘燕車越舫莫不皆然

問曰理弗晰于世者以性弗明故也昔孟子獨曰性善而孔子曰性相近又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故荀氏言性惡楊氏言善惡混韓氏言性有三品宋儒拒惑三子之言而又不能異孟子輒又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意以為天地之性即孟子所言性善是也氣質之性即韓氏所言上中下三品是也又有言孔子所稱性相近者謂中人孟子所稱善者謂上智荀氏所稱惡者謂下愚是皆不能出韓氏之說者也

其果然歟曰孟子言性善非好言也孟子蓋誠諸孩
提歟見孺子入井觳觫不忍者而知人性之必善也
孟子豈好言哉書曰若有恒性若性有善惡不一則
烏覩其恒哉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
未嘗言性有不一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性
有不一則道義曷從生哉其所云性相近正以其善
相近耳聖人辭多不迫類如此中庸言道不遠人豈
道與人相去有里許哉言道不外人身也孔子又曰
人之生也直直卽善也孔子曷嘗不言性善哉所謂
上智下愚乃承習相遠而言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若性有善惡不一則天命亦有不一而人之率之又烏得謂道哉三子之言皆不達相近之語而多以氣質與習成者言之非言性本然也竊嘗驗之使人性不善則天下父子不相保久矣雖有禮樂刑政奚爲哉小人見君子而厭然盜蹠覩孝子不忍加害是孰使然哉夫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苟非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爲貪與亂者則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於氣質猶清泉出于上沙既久爲泥滓則有貪無廉有亂無治矣氣質與物相物者起于欲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動于

欲猶淸泉久而爲泥滓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以後吾以陸賈爲知言矣且夫氣者陰陽五行揉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于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淸後雖汨于泥滓澄之則淸後矣性無弗善後雖汨于氣質存之則善後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封熊入

沸湯矣而一足在器者猶動其氣猶存而生炁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質也亦外也又有言曰由大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噫夫吾不知當時倚爲之合也且虛炁化也而能令之與氣合矧虛與氣皆非有知覺物也而能令之與氣相合爲性則性亦甚哉其頑不靈者也又烏取其爲善哉又合性與知覺則性與知覺特若狼狽相倚矣其可通乎是則人心所貯有虛有氣有知覺三物焉其又可通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爲虛乎謂爲氣乎謂爲知覺乎此皆未可通然則性與

知覺奚分曰覺即性也曰然則有溪知惡覺者何也曰是猶水之汨于泥滓者也而水之本清固自若也故曰澄之則清復亦猶覺之汨于氣質習俗也而覺之本善固自若也故曰存之則善復是故性善與性相近一語也而好言者自異之也子又奚疑理爲

問曰世儒決言人心之無理大患不知性而其端尤在不信心彼以爲人心不過知覺知覺者虛而爲諸人也虛則理非所出爲諸人則所發必私故當即物窮理而後能無私以合乎天是不但于心外求理亦且於心外求天蓋不免昔人疑象之說昔有疑象者

謂泉虛實也安得有水此必有汲江海而注之者不然何若是其汨汨混混也乃不知泉實虛而水斯出雖江海之水千條萬派疇非泉也其疑之者見江海不見泉故也亦猶覺體虛而理斯出雖萬物之理千變萬化疇非覺也其詆之者信萬物不信覺故也且夫人承帝降之衷天命之性故能爲萬物之靈雖則能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萬理皆備必如世儒之說則人心不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孩提之愛敬與夫見孺子入井之怵惕見牛觳觫之不忍皆當爲誣矣世儒朝夕所運皆心卽古禮亦古人之心

爲之考古禮亦心考之即人能無私而合天咸以心揆而決之曰吾當爲無私而合天蓋惟合吾之本心則爲無私則爲合天非物能詔之無私合天也然則心者無私之宰而合天之符者也今世儒反謂心虛不能無私而理非所出是所謂疑泉者也故曰其端在不信心異時以告先生曰疑泉似矣而未近也吾以爲今之不信心者猶自疑其身曰是身果我身乎猶自疑其名曰是名果我名乎猶自疑其祖父曰是祖父果我祖父乎然則身與名與祖父皆當求諸物理而後信之可歟

弟子問曰吾有知乎哉予欲無言卒矣出孔子也苟出令之世則必斥曰是言語道斷者也神以知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卒矣出易繫中庸也苟出令之世則必斥曰是慧光神通者也盡信書不如無書卒矣出孟子也苟出令之世則必斥曰是不立文字者也夫令之世之斥之也雖孔子子思孟子曷辭曰然

問劉歆曰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夫果有微言大義哉曰自六經四子莫不有微言大義詩書語孟大義悉于微言易繫中庸微言詳于大義故由大義可以升堂由微言可以入室令也學不達

微言而反以警嘗之是猶欲入室而自閉之門夫弟子問曰荀卿曰人性僞又曰性惡始未嘗不訝之及讀其書曰草木有氣而無知禽獸有氣有知而無義人心有氣有知而有義若是則人性未始惡也荀卿之言不自背矣乎若世儒必謂人心無理是何別于荀卿之性惡哉雖然荀卿猶知人心有義而世儒不云然也世儒亦愎矣哉先生曰然曰若是則子所謂蟣蝨虎狼之有君臣父子又何以哉曰禽獸有有知無義者有有知有義而弗全者人心得其全者也故理莫備人心理備者性全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

爲貴易以物理爲
渭南南大夫謂胡子曰昔于伯大夫告馬少卿曰知
行一也唯行乃爲真知馬君曰今夫水溺人火燎人
孰不知之亦豈必身經溺燎而後爲真知哉伯大夫
未有以應也子則謂何胡子亦未有以應也有坐客
曰古人有身親經虎者見談虎而色變此出于真知
罔也然亦有不必盡然者此不可定擬也已而一客
傳錄黄門使琉球錄群披誦之見錄稱今琉球與杜
氏通典載盡異或曰杜氏年久遠與今異者宜也已
而又讀星槎勝覽亦多異勝覽載其國山形合抱有

翠微大峭之高絲今錄稱無之載田沃穀寔今稱則沙礫而不傾載氣候常熱今稱雨過凝涼而亦有霜雪載造酒以井蔗今稱以水漬米而謂之米奇其它不合者更彩勝覽所載出本朝永樂間今去尚未遠乃不合如此自非郭君親歷而目較之鮮不以勝覽者爲是也然則不躬行而云真知者豈不誤哉即若吾黨今皆身徙到地故知蜀國之事雖然亦猶有不盡知者彼由灩滪入者而談劍閣則爲夔劍閣語也由劍閣至者而談灩滪則爲夔灩滪語也然則今郭君錄者其不爲夔語矣胡子謂南大夫曰善乎哉其

言知行者也大夫曰其若溺燎之辨何胡子曰夫人者雖未身經溺也然目有溺者矣故知溺爲真雖未身經燎也然目有燎者矣故知燎爲真且水火昕夕庸之耳目逮之安得不爲真知其它未庸未逮而必曰知之皆意知也即若茲堂也吾與子升其中然後真知斯堂之景物彼在外者縱工考訊亦徒想像已耳吾與子若久居斯堂則所知尤詳若遂有而主之則何啻詳也而且忘所爲知矣故謂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可也謂其行即知真知即行亦可也彼心謂知行異者讛語也執想像也執南大夫曰夫升斯堂而

知其景物者知及者也久居斯堂而遂主之終與賞相忘者仁守者也知行一而仁知亦一也弟子曰允執諸君子之言一也雖然緊有言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彼日用則行矣而又不知何也曰百姓雖日用之然而冥行多矣非真行也然則何以為真行曰真知則無不行真行則無不知

客有與先生論學者曰學在行事先生曰然行事在存心與日復論曰學在修身先生曰然修身在正心弟子曰請竟其旨曰學固在行事矣然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則謂何故在存心學固在修身矣然心不在

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謂何故在

正心

問理一分殊宋儒語之審矣苟非有分殊鮮不入墨氏兼愛乎子弗之然何耶曰非謂無分殊也謂分殊即所以爲理也夫理條理也唯其條理故無不一亦無不殊今以理一分殊對舉言之似乎理與分爲二物理不可以分言分不可以理言也一與殊爲二專一者不復能殊殊者不復能一也其旨歧矣故不若曰一本萬殊則渾而未嘗不析

問曰古之君子多謗何也曰古今唯鄉愿則無謗若

聖與賢謗未始不相踵也子不觀之舜與伊尹皆大
聖既去千餘歲而舜有臣父之譏尹有要君之議況
其它乎歐陽永叔好修而中媾爲謂程正叔篤行而
五鬼是詆自孟子至于宋亦千歲餘也而李泰伯猶
譏之曰孟軻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然則聖賢謗滋
多矣曰古人謂止謗莫如自修然乎曰謗焉能止其
且夫自修非故爲謗也爲止謗而修匪真修矣今夫
食而欲飽者非爲避枵譏也是故君子遯世無悶不
見是而無悶其要在于識已
問曰今之學者有欲冒毀以直達性命之真郎令此

生蔑謗丁身埋沒一世迄弗之恤是則性真可以覩體其果然乎曰然非也夫君子之欲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即有不得已蒙世之大訢鬧皆付諸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且夫天下至大矣湯武以放伐得之而人莫不知其非弋取也奔婦至穢也下惠不辭而內諸室而人莫不知其非爲淫也叛逆至不赦矣夫子一聞召而即欲往而人莫不知其不磷而不緇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若謂君子必埋沒一世終黯墨

而不白則予愳所謂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百世俟聖人不惑者爲誕誣矣此必不然也雖然君子固無意也

續問下

問曰子言讀書考古特學之一事然考古莫首六經六經之旨浩穰豈皆語心哉曰六經雖浩而其大旨則有歸且夫六經首易易首乾其言乾元亨利貞豈任然哉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舍人心則疇見其長善嘉會和義幹事也未至于乾者則其功自復始而要必以占占也

者占諸其心視諸其履而以考祥焉非必盡在乎策間也亦非盡如世人之避凶而奔吉也故孔子識無恒者曰不占占之時用大矣哉古之善占者莫如顏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幾占也唯幾占則由復可以至乾此所謂吉之先見者也言有吉無凶也使家國天下而皆以幾占則豈復有亂且亡哉此易大旨也書之大旨則首精一執中精者即所謂幾占者也幾占則不雜不雜則可以不二而能執中其後建中建極之訓皆不出此此書大旨也詩之大旨在思無邪禮之大旨在毋不敬春秋大旨

在誅心誅心者誅其未嘗心占者也故六經傳心之
大經也晴謂六經不語心哉曰陸子言六經註腳過
矣曰使我占諸心果能精一執中無邪而常敬則雖
曰六經註我可也使如世之遺心以求經遺經以求
物理則六經與我不相爲又何註腳與不註腳之議
問乾坤果爲天地乎抑爲人乎曰乾坤者其義爲健
順其變化爲易其實體則陰陽天地人三才莫不由
乾坤以生莫不各有乾坤非謂乾即爲天坤即爲地
也故有言天地之乾坤者有言人之乾坤者伏羲畫
卦專爲人事故易首言乾元亨利貞自初九以下取

象于龍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自初六以下取象于馬皆自人事言之自此六十四卦莫非乾坤莫非言人事其間有言天地之乾坤者咸取象以爲設繫辭之傳錯言天地人三才其終歸于人事惟善玩者通之善占者得之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義言乾坤爲衆卦之父母乾爲天言乾所以爲天坤爲地言坤所以爲地咸非謂乾即爲天坤即爲地也註疏以乾即爲天坤即爲地者非

問學以聚之奚爲聚聚曰聚即凝聚之謂非劈積而聚之之謂也傳曰敬德之聚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凝聚之功大矣哉

問天地人三才皆由乾坤以生然作易者獨歸人事曰彌綸曰範圍曰成能曰成位乎中則人者實天地矣夫天地至大也人至藐也而人實爲何哉曰天地人莫不由乾坤生而發竅則在人心是故人心乾坤之大目也故易即人心也非人心則疇爲彌綸疇爲範圍疇爲成能而位乎中作易者盖曰直陳則爲夫是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上稽天地而下托于羣象欲人反諸心而自得之其要存乎我其次存乎介又次存乎悔幾無悔也故曰易者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後世不信人心而獨信物故大天地而藐夫人非作易者本旨也

問先天而天弗違豈所謂無極而大極者為先天耶曰然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子曰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在六極之先而不為高此皆語先天也

然則夫人孰得與之曰先天而人弗與則聖人何以能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耶今夫人心莫不有本然未發之中即先天也即夫人之無極而大極者也有本然發而中節之和即後天也即夫人之陰陽五行者也匪先天則後天靡所宰匪後天則先天

為幻矣是故聖人致中和則先而非先也後而非後也一而已矣若夫二氏則先先天而後後天其失則偏雖然老莊所言先天亦未嘗不在人也吁哉古今知先天者蓋無幾矣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謂也曰陸子靜無我無物之訓雖聖莫易也曰未達曰夫人語身而止于背則身爲全矣而反不獲其身非果無身也吾心固無我也語人而行于庭則人必多矣而反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吾心固無物也曰艮其背止其所者何也曰唯艮背而不獲身夫斯以止其所

問同人于宗爲吝于郊爲無咎至于野乃爲亨不幾于兼愛乎曰此正示一體之爲仁也夫于野則雖九州之外靡所限矣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是矣故惟有是心也而時于宗焉則不爲吝有是心也而時于郊焉則不止無咎矣曰其間重輕緩急差等可無辨乎曰一體豈能無差等乎今人自視元首心腹爲重爲急視手足毛髮爲輕爲緩可謂差等之至而一體之心未嘗輟也故惟一體則統同未嘗不辨異辨異未嘗不統同乃天也匪人也故曰禮所生也與墨氏兼愛遠矣

問洗心退藏于密何謂也曰夫人心本有易焉本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蓍卦之德與六爻之動一一無思無爲而已夫斯以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而吉凶出焉此豈人力也哉聖人以此本然無思無爲之體而洗心藏密至于知識不作聲臭俱無廓而自靈故亦能知來藏往固有不著而神不卦而知不爻而貢吉凶與民同患者出焉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前知必啓于至誠而通于無思無爲之體亦豈以推測億度爲哉若謂由于燭理不免于測度而愈蔽其天矣未有能前知者也曰昔

先儒深辨以心察心一語至比于以口齧口以目視目之謬則洗心似亦非也乃不知口目有形者也物也故以齧以視而不可得心無形者也神也故以心洗心而自藏于密奚不可哉是故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于皜皜則無思無為之體復矣

問惟精惟一先生固以不雜不二訓之夫不雜則靡有二之者矣而又何待于惟一乎曰一難言也夫道心至于不雜精矣然亦或有重內而輕外喜靜而厭動者是二之也至于靜無動有則皆不免于二之夫學雖精然有內外動靜有無之二見則一為難也記

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不二而生猶一而貫也非如今人所言一理貫萬事之謂也

問曰古未始言中而堯言之未始言微言精而舜言之未始言止言幾而禹言之未始言性言禮義而湯言之未始專言一而伊尹言之未始言學而傳說言之未始言皇極而箕子言之未始言明德而康誥言之未始言覺而衛武公言之未始言仁言誠言理而孔子言之未始言至善而曾子言之未始言中和言中庸言篤恭而子思言之未始言浩然之氣言良知良能而孟子言之易爲其言之不一也曰言雖不一

然莫不知其出人心故自傳說而上傳說視之古遠其曰學于古訓學此而已自孔子而上孔子視之古也其曰好古敏求求此而已後世則捨此以博物爲好古已而專求物理則古非古矣嗟夫

問上帝有諸曰苟無上帝則乾坤毀而天地萬物熄矣夫上帝天地萬物之真宰也詩書孔孟之語上帝也悉矣豈矯言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敢不勉夫

問鬼神有諸曰苟無鬼神則上帝亦虛器矣夫在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在地之山川海嶽五方八錯莫不各有神祇故國家莫不各有祀典書曰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夫豈虞周聖人知其無神而繆爲崇祀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則泰山之有神明矣迎貓迎虎皆有神其他者安得謂之無神但君子當自盡人事行求無召徼鬼神而遠之不可諂瀆以自爲災故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于神子不語神實盡人也非謂無神也若夫鬼則易繫遊魂之說已著之矣人之逝始有招徽有靈帛末有主歲時有祀欲其魂得所依也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亦非并爲浸也記曰人死則魄降于地其魂氣無不之夫曰無不之則非可

以窮詰尙若如詩所謂於昭于天在帝左右次者如蘇氏所謂幽為鬼神而明後為人其下則如賈誼所謂忽然為人化為異物凡此皆繫於其所習故君子不可罔生老子曰死而不亡莊子曰無情死又曰火傳此皆有深旨未可槩以其學而非之也曰若是則佛氏輪廻之說亦有之矣曰輪廻吾未敢言然史稱羊祜先為李氏子唐時如房琯顏非熊宋時如蘇軾眞德秀諸君子之事而宋史載王貞婦之事尤奇近時聞見頗不鮮豈盡誣哉大要體魄有形有質者固常以聚散為有無性靈無聲無臭者詎當以生死成

聚散共但性靈因所背爲變則不可知耳在吾儒苟人人知文王人人不罔生則自不至于此惟佛氏乃盡棄倫物而專力超之佛氏非欲逃輪廻規再生利益也今儒者攻佛氏輒謂其欲規再生利益則不能中其病矣曰佛氏之病奚在曰佛氏病在于專力超輪廻而盡棄倫物者也

問夫子論詩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盡遺物共曰聖人非獨不遺物而已也且欲盡物之性而後吾性始盡若遺物則二之矣非聖人之學也雖然物有本末而知本先焉蓋夫子教人學詩莫先於興興者興

於善即思無邪是也故曰可以興其末乃有多識之訓亦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非謂先以多識爲窮理之事也且言多識其名亦非謂多識其理也夫子之教其本末不昭昭哉夫多識鳥獸草木古之人未嘗廢如堯嘗取華蟲火藻以作服伊尹嘗取湯液本草以教醫此皆盡性餘事而堯與伊尹之本務不在是也若專以多識鳥獸草木爲窮理事則後世若張華陶弘景段成式輩當度越顏閔矣必不然也

問曰今人語詩謂賦物詠情爾已不知古之語學其簡徑而明辨者尤莫如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曰

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即慎獨是也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即無欲是也曰於緝熙敬止曰有覺德行則明明德是也曰思無邪即正心誠意是也曰彌厥心曰秉心塞淵即盡心是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即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是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是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可欲之謂善是也古今語學不煩辭說其孰盼是然而今之作詩者率嬈心性而遺問學則何如曰今之語學者且嬈而遺之矣作詩者易責爲

問禮曰禮自中出根于心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不仁者失其本心則禮不為用是故禮非自外至者曰禮者制自先王三千三百條貫匪一今也槩求之心則將入於空寂而先王意荒矣世之譏曰是區區心學者且將有齋戒而無盛服有惻怛而無威儀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中庸其終不可言崇禮不可語先王之道曰是不然且子以為先王之禮果天降地出乎抑自其心而制之乎子不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啓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為之然則三年之喪自

人心之非安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或子從游董孟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詔之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它日過而視之其顙有泚其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目然則厚葬之道自人心之有泚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於心然則先王之禮三千三百莫不自人心矣孰謂心學不可崇禮而反遺先王哉曰聞之禮本太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則果自心乎曰子又不聞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則大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

固皆萃人心矣故惟人心敬而無失則以人而官天地和陰陽儐鬼神序四時用五事無不至也豈自外至哉今之心學卽毋不敬是也旣毋不敬矣孰謂齋明而不知盛服恂慄而終無威儀廣大高明而不能精微中庸者哉曰禮有器有數有文有義可弗知乎曰是何可廢因其特位勿之有慢焉爾矣將周知之乎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問曰昔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倚戶而歌子貢譏之二子嘆曰是惡知禮意漢哉艮曰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阮籍曰禮豈爲我設哉而邵堯

夫詩亦云然然則意與情無佚也而禮可間乎曰禮何可間也禮雖有本有文然而無內外無常變靈則行焉者也故未有內不佚而外故自佚者也昔子桑伯子不衣冠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夫不衣冠何遽至牛馬哉然而裸浸不已則尤之至于踰垣之繆笑踞不已則尤之至于張蹶之狂此亂所由生也奚啻牛馬哉故不仁則不可以爲禮而去禮則不仁甚矣故孔子言復禮則萬物得所而天下歸仁乃知仁禮非二物也然則禮豈可以內外異而斯須去哉唯後世不知禮之出于靈則一切殉於其外則徒是

古而非今膠此而遺彼溺器數而盛聲容禮之本槩失而文亦非故老子詆其忠信之薄然而非禮之本然也近有士焉父子議禮而爭至失色反唇者其子猶忿然曰我禮是也夫父子失色反唇而猶曰禮是焉嗚乎此今之所謂禮則亦非禮之本然也夫禮之本然則内外本末何可閒也

問樂曰樂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其道主於和此世所共知也雖然不節則不可以和故有禮而後有樂曰律所以和聲也古樂不作由千百年律呂之制不明清濁高下失所準故屢興而屢廢其至則苟焉成聲

爾已不知當曷以制律返古也曰人心有自然之節得其節證諸器數可以制禮人心有自然之和得其和證諸律呂可以作樂非謂禮先在器數樂先在律呂也今夫燕綦之音悲壯吳越之音柔婉質使然也若仍其悲壯之質而求柔婉仍其柔婉之質而求悲壯則雖有律呂而不可為矣是故君子必先有陶化氣質之方而後和可得和可得而後律可制矣曰和者均可治律呂乎曰均是人而有和不和均是和也而有能不能非和則雖能者不調非能則雖和者不治苟和矣天下豈無有能者出其間乎而又何憂吾

獨惡夫人心之莫由和也是故君子陶化氣質之方則莫若以學學之莫若以慎獨而致中和其次則先盡去天下妖淫之曲與忿厲之詞而後人心節節故和也夫妖淫忿厲古之謂夷風夷風之侵人肌髓不啻鴆毒不去則終不可以正樂故柄化者必重禁而烈燼之慎毋若管仲曰酒色不害伯也孔子不云放鄭聲鄭聲淫

問中心安仁天下果一人而已乎曰非也言中心安仁則視天下之人即我視我即天下之人故曰一人所謂一體是也若孔子謂止于一人則亦非安仁者

語矣故又曰大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曰耐曰非意則即安仁之謂也

問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豈無用之物哉曰夫人能寵萬物參三才者以有覺也充其覺則無往非道是謂弘道非曰人身之外别有一道而可以弘人也故曰非道弘人記曰道不遠人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見道在人身非謂道無用也

問何事於仁先儒謂何止于仁信乎曰施者以物與人之謂也博者廣與之謂也子貢以此爲仁之事夫子謂此何事于仁哉蓋言此非從事于仁之意若以

博施爲非于仁必也聖如堯舜而猶病不能矣其辭意亦非抑仁而揚聖也若抑仁則下文又何以專言仁若揚聖則不當以堯舜之聖爲病也大意不在以博施爲非而當以一體爲心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乃得其本然一體之心則不必博施而自無不博矣其次能近取譬亦惟取諸已而已矣又何事以博施爲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之教人有序固如此也今也不顧中下而槩語以心性此與孔子循序之教其終協乎曰吾於六經語之矣曰求進曰今也誠有中人以下者問於子子且

語之以物理乎抑以心性乎若語以物理則大而天地幽而鬼神散而萬事萬物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窮高測深益頃暫而馳千里撫六合者數矣是爲語上乎語下乎有序乎無序乎曰是不可言序也然則當何以語之曰中下者正當語之以收放心約其情合于性焉可也夫心性在上智不增在下愚不損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此也非當以心性獨爲語上也故有語中下者曰歛爾身心約爾性情則雖窮高未有不瞿然而反顧至告以物理則茫乎莫之索矣何則物理遠而心性近也孰謂心性爲非序哉曰

若是則語上語下何謂也曰學之不明則上下之序不明久矣古者自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先明明德非致力心性乎大學豈槩語人以上而失之索乎乃不知古之人舍心性無爲學故凡致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下學凡得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上達若中下者方其求明明德也而遽示之以止至善則爲不顧其安而槩以得力者語之不免致其狂惑之非是果爲無序之失矣非當以心性而獨爲語上也雖然明明德之中又有序焉苟方其致知格物也而遽語以知止方其求知止也而遽語定靜安方其求定靜安

也而避評能慮與能得乃此皆謂之失序然則致力心性者之爲序不尤爲次第乎若也窮至物理則所謂未能定靜安而遽評慮與得者也不以是爲失序而反謂心性爲非序不亦左乎曰今者之學誤在格物緣何以明曰大學上文曰物有本末下文曰格物言知本也本豈在外共故其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經文初無不明而世儒乃增言物理而補亡傳義及泛濫而不得也乃始貿以居敬之說夫居敬則又非以心性爲先乎大抵學既不明則序亦不明從何說之辭弟子悟曰評共所謂未能定靜安而

遂言能應猶之未磨鏡而先照物未平衡而先稱物失其序矣曰吾與子皆中人吾語子以序也請自求放心始

問曰人之生也直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子語性善也曰然

問曰孔子言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孟子言自可欲之善至聖不可知此序之大較也序之中又有序焉蓋不可以悉數者矣曰然

問孔子於仲弓不許仁而許管仲之仁何也

曰孔子未嘗許管仲也吾聞諸鄒先生曰子貢問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明言管仲不如召忽之仁也故夫子舉其功而荅曰如其仁言亦如召忽之仁而已非誠以管仲爲仁也故未有一體之心則雖如召忽之死管仲之功皆未可語仁而况不如召忽管仲者乎

曰無意必固我夫子所以爲空空也然又曰誠意則何如曰意者作而致之者也苟仁則固而不誠故不作于意以事親則誠孝不作于意以事君則誠忠是毋意乃誠意也然則何以驗之曰孩提知愛知敬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牛觳觫而不忍寧待作于意乎

其然也非爲人然中心達于面目寧待作于意乎然而莫非誠者此也曰存心非意耶曰存者存其不作者而已矣有作不可言存繫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存而非意者也曰古也以無意必固我求之今也反欲以意必固我求之此古今學術之大介也曰然聞天命之性米兼物乎曰物非無性也而人爲全若中庸所言天命之性則専屬人未始兼物也故下即言率性言修道豈物能率性修道哉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言下民則亦未兼物也是故率性修道盡人物天地之性者其責在人

所中庸首章自修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即
性也中即獨知之未發者也和即獨知之發而中節
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
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炯然者無增也即
有物之後鏡炯然者無減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即
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即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
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
一故也然則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則何如曰
豈獨未發時無氣象即已發時亦無氣象有氣象者
是意想方所爲之也而况其求之有先後乎此則意

象紛紜辟諸皎日而加以燈炬無論未發已發皆非其真體矣曰然則養其未發以爲發而中節之基可乎曰猶二之也夫致中和者固不能離和爲中離中爲和也

問獨知自朱子言之然嘗考而證焉易復卦之翼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曰復以自知孔子誨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古之語獨知也審矣曰豈惟是向所謂中所謂帝則皇極所謂矩所謂靈則含是奚取則哉詩曰不愧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內省不疚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

皆獨知之始功也百姓日用嚮非此然而不自致其知故君子之道鮮使致其知則君子矣雖然世之言獨知者類皆以念慮之始動者當之是亦未致其知者也曰獨知何如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唯得於幾先者惟能慎獨

問世儒語獨知者謂專屬於已發而子獨無分於未發已發無分于動靜先後而且以鏡喻明夫然矣予猶未釋然于世儒之說也則謂何曰子試觀于未發之前果皆冥然無覺而已乎抑尚有炯然不昧者存

也冥冥之中常見曉焉象莊尚能言之而世儒忽焉何也子思既曰莫見莫顯而又曰隱曰微則謂獨知專屬已發豈其然乎曰嘗觀鏡之明雖十襲之而照之用如故雖百照之而明之體如故明鏡不以照不照異則獨知誠不以發不發分也曰鏡唯鍾焉則無論已發即未發亦非其體矣故學者慎獨則可以無自餒矣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于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

曰獨知即良知乎曰獨知固有誠而無偽也非良而

何曰或謂良知必用靜與無欲何如曰言用則二也夫良知本靜也本無欲也靜與無欲皆以致吾良知之本然者也而奚以用爲

問世多以鳶魚爲上下察其與君子費隱之道何與哉曰此正所謂遠人以爲道者也夫中庸本諄率性之道率性孰踰聖人其次莫如君子故子是曰君子之道曰大哉聖人之道皆不遠人以爲道也今以鳶飛于上者爲道之上察魚躍于下者爲道之下察則不但無與于君子之身且鳶魚之外所遺者多矣曷足以見道之費隱哉蓋子思言君子之道其具于心

而率于性不可睹聞者爲隱其率于性而見于倫物可睹聞者爲費是費而隱者雖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知與能者即性也即孩提知愛知敬之類是也非止居室之閒而已也蓋此與知與能在愚不肖不爲損在聖人天地不爲加故充其量之所極究其費之所在誠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遺憾者焉可見此道雖至隱而其費則無不至焉鳶飛戾天自人語之鳶之飛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上者也魚躍于淵自人語之魚之躍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下者也故是道也造端乎夫婦之與知

與能而其至則察乎上下以際于天地此子思語君子之道本如是也柰何訓者必外君子之身而尋求天地以及群物不果遠於人乎且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乎道也即如蛙之鳴蟬之噪皆氣使然也豈道之謂哉曰鳶魚既非道然在記者又曷以風雨露雷爲教而莊子亦曰道在稊稗在瓦礫然則彼皆非與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何莫而非與知與能者之所察何莫而非吾率性之道之所至也夫既爲率性之道之所至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大程子所謂天地之用

即我之用是矣何但曰鳶魚即道而已哉又何但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即道而已哉若必謂天地萬物皆有道而人獨無道則何以稱曰君子之道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問尊德性道問學果一乎曰大哉聖人之道具諸德性見諸倫物間處充滿洋洋乎發育峻極優優乎三千三百其本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故而已矣學之者苟非德性之至又何能凝此大道故君子必以尊德性爲主然非道問學則德性莫之尊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皆尊德性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則

皆道問學事非有二也如是則吾所故有者溫矣能溫故則日新又新而大德敦化始足以崇三千三百之禮而道于是凝矣然則聖人之道不外德性昭然可見又豈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哉夫惟崇禮故能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皆道德之至自然而然者固如此非有二也

問勿正勿忘勿助曰正心之弊程伯子以爲擬心之差是矣然忘非怠忘也夫既必有事則自不至怠忘蓋世有以坐忘爲功者矣故言勿忘勿助者言未剛而強爲之剛未大而強爲之大有若周恭叔之擺脫者

則自踐其根矣故類揠苗惟勿正勿忘勿助則心得其體而行無不慊矣是曰集義

問曰子言性一也吾儒與二氏異者在盡與不盡之間易言乎其盡也曰盡之義即親喪自盡之盡所謂知明處當無所不用其極者是也惟盡則莫先于盡倫其次盡制由盡倫盡制至于盡物盡天地然後吾性始盡孟子又曰盡其心盡心即盡性後儒訓盡心為窮物理則遠矣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夫斯以逃倫棄物而不返也故曰在盡與不盡之間然聖人雖曰常盡亦若大虛浮雲然其歸無

不空空

問存心養性有二功乎曰無二功也性者心之體當此放心必加操存故曰存心存久自明性靈著矣則當以涵養爲功故曰養性存者存於旣放之後養者養於所存之餘但有生熟淺深之異耳非心性有二體存養有二功也

問良知不慮而知曷爲又言慮良能不學而能曷爲又有學曰慮者慮乎其所不慮者也學者學乎其所不學者也慮而復其不慮之體則以不慮慮而莫非良知矣學而復其不學之體則以不學學而莫非良

能矣

問萬物既皆備矣何待反身而誠而後能樂曰萬物之理雖備人心然動于欲而有不誠則自失其理而弗之慊矣烏能樂故必反歸于誠而理既足則自慊而樂矣如爲子而能誠則孝之理慊爲弟而能誠則弟之理慊寧有弗樂乎曰強恕何以能求仁曰萬物之理備于人心仁體固然者也惟如心則亦能誠而求仁近矣夫人心本欲孝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強盡孝以如其心則孝之理近本欲弟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強盡弟以如其心則弟之理近求仁豈遠乎如心

即所謂慊也至于恒慊則亦無不樂矣孔子曰能近取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勉強如心義也曰若是則物理固無與也

問曰子之言無欲也亟矣無欲亦豈易哉曰子必寡之以至于無可矣曰閩之淮之南之學則異是淮之南曰孔門惟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孟子言可欲之謂善未嘗言無欲也曰不然今夫人不能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能欲仁而得仁者何哉以有欲也既有欲矣而曰吾能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偽也蓋彼欲重則此欲輕勢固然耳故孔子曰無欲而好仁

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乃謂孔孟不言無欲不幾誣乎昔者文王上聖猶必無然畔援歆羨而後登于道岸成湯智勇猶必不邇聲色貨利而後建中于民光以令學者懷多欲之私而欲明明德于天下未有不理欲交襍而終歸于霸也然則淮之南之學則左矣雖然令之學者茍不先見無欲本體亦未能致其功也曰然則將爲能見無欲本體耶曰是非真志不可也有一弟子問曰弟子非不有志然而與仆不一若不能爲特操則何如曰令之學者以意之嚮慕爲志夫是以不能不與仆也昔者孔子之志於學則以憤

志食樂志憂爲功蓋志在是則功在是非曰嚮慕之而已也故學之十五年而有立必辟之有志長安者必裹足啟行以日計至始爲真往長安者也若盤桓家食未有行期雖峙糗治具日訊程途則何益矣故孔子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非學不可以言真志弟子曰常聞諸先生曰人身本在長安此又何說也曰人心無不備具無不照臨而道義由出辟諸人身本在京都苟不昏寐則不必別求長安矣蓋人惟昏寐不自著察則亦夢中長安而已故曰百姓日用不知者此也今也惟求時不昏寐又

何俟襃足而後至長安乎雖然唯時不昏寐乃真襃足唯真襃足即時時不昏寐可矣甚哉時不昏寐者之不易覩也

有一弟子問於胡子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一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然獨憾老未得也曰神化豈易言哉曰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而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是非弟子所能企也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

無矣爲至曰亦非所企也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積以無欲達于靈則爲至曰若是則弟子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雖然其惟在真志乎

問曰昔者羅先生贈子有疑濂溪之語濂溪可疑乎曰濂溪何可疑也自孟子後百千年學者耳目若蒙汚埃得濂溪夫子抉之人始能張目而視皎日故濂溪近代之祖父也吾何敢妄疑祖父哉吾獨疑大極

圖說非濂溪作也吾所疑有十不可解者夫以大極既稱無極不落形體方所又何圖而圖之若鏡若瑑然果孰覩而孰傳耶此不可解者一也大易以乾坤言陰陽取象奇偶而畫之卦可謂明矣今圖則左白而右黑之右白而左黑之陰陽果可以左右分而白黑定乎視大易不貿乎此不可解者二也說曰大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果何爲耶亦何似耶若果有未動則當謂之靜矣是則先靜而生陰也何得謂之動而生陽抑何待生陽之後乃曰靜而生陰耶此不可解者三也且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當其時二儀

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為動之極也幾何時
而為靜之極也昔之言天者莫如易詩與中庸易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
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聚未言渦濛之先有
若是之次第也且不知動靜者果謂理耶抑謂氣耶
如以理則無始無端不可以動極靜極求之若以氣
則動者謂之紛擾轇轕可也而靜者當謂何狀其必
凝結為塊而已此不可解者四也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不知未合之前此真此精各置之何所
又何以見其有合時耶此不可解者五也上言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而下言五性感動則此五性即五行之性也此五行之偶于人果在內耶抑在外耶若謂五行之性即五常之性則何不亦以五常言之不尤爲明且當耶且五行各一性特其質耳于人性何與哉今言五行而不及人性此不可解者六也形既生神發知言其始也方人之始生而遽有五性之感善惡之分則人性果善惡混矣此與易繫言繼善商書言恒性大雅言秉彝孟子言性善者不大爲誖耶此不可解者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衆人與聖人同也聖人特先得人性同然而身爲之教耳固與人性

有善惡之淆而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哉且周子通書但言仁義中正未嘗言中正仁義也中正仁義果可四分而列言之乎此不可解者八也其始言太極也動靜兼之今特言聖人主靜不爲偏耶夫心好靜而欲擾之致虛極守靜篤此老氏家貫靜語也大學雖言定而後靜則亦不以靜爲主也若聖人專於主靜則又何嫌虛無寂滅之爲教耶或謂周子自註曰無欲故靜夫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是周子固未嘗以無欲爲靜也此不可解者九也言者曰二程子始從周子學周子手授是圖示之然考二程

子立教數十年遺書數千萬言未嘗一語及圖與說也豈其師特授之而弟子特遺之歟楊謝之徒豈真無一人可語者歟此其尤最明顯不可解者十也予有此十不可解故疑非濂溪作也非敢疑濂溪也予昔在蜀時嘗著之辨蜀有閬陵先生讀之嘆曰此雖周子復作不易斯語嗚乎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問曰昔子從遊于二先生其緒論要旨可得聞與曰予自束髮聞先君子論學未識從事年二十六始從歐陽先生問學聞致良知萬物一體之訓至年三十復從學羅先生羅先生訓以無欲首嚴義利之辨然

予苦質駁習深比聞而中弛既皆始戮力而猶無得
也雖然不可不為二三子眾其崖略
予少馳蕩好攻古文詞始見歐陽先生先生誨曰大
人天下為度故盛德若愚塗人我師而淺中莫容標
已自賢烏能成其大者夫藝進于道故游焉而不溺
志役于藝敝局焉而胥喪矣曷早辨之予聞言憮然
自惕始有發憤刊落之意
先生見予常有疾惡之病一日謂曰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夫好惡孰不能之何獨曰仁者能好能惡予曰
請問先生曰今人非不好惡然嘗作之好作之惡則

好惡反爲累是不能好惡也惟仁者得其本心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視人有善猶己之善雖無不好一以本心好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好也故其好無張皇之失卒不爲好所累是曰能好視人有惡猶己之惡雖無不惡一以本心惡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惡也故其惡無忿恨之失卒不爲惡所累是曰能惡且古仁人見人有惡猶有哀矜之意可以拯此則拯止之不可則止老子曰常善拯人故無棄人今也見惡人一切忿恨不平若不墜諸淵不已是先已失仁體而墮于惡矣又何惡人之有乎時聞之

憮然右欲汙背

或曰昇由使人皆入于善先生曰此者大舜隱惡而揚善此所爲與人爲善者也曰何謂隱惡揚善曰常人未必盡善亦未必盡不善若苟於其不善處指摘而亟攻之則人愈激爲不善矣惟大舜見人不善則姑隱嘿未嘗遽加指摘唯於其善者發而揚之則斯人嚮善之心愈興嚮善心生則所爲不善有不假告詔而潛消之矣故孟子於齊王不斥其非止即其愛牛一念言之而王遂有戚戚嚮善之心此亦可見與人爲善之驗

先生每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匪是不足以平天下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匪是不足以用天下

先生曰今之學者有二病卑者溺嗜慾高者滯意見其不得入道均也曰意見曷生曰學不見本心故或牽文義或泥名跡此意見所繇生自荀揚以至今日意見之害不勝矣

先生答羅文莊公書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

過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又曰學問思辨皆明善之功善者天命人心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者未嘗不繁而繁即所以爲簡非有二也又曰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矣本能敬兄蔽于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矣又曰有蔽而後有學然其眞妄錯襍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

皆就所學之非真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非而後已學而能之則善復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

其再書曰夫人所爲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曰天用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知之用離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酬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人物之理一切不講並所謂隨其位分修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我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或勤于

私而良知有蔽然為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為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于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于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于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著不得而制之度外者也

予始見羅先生先生教由靜坐以入

予初登第先生移示以不禁進取致謗曰不禁進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忘世界始能為千古真

正英雄作千古真正事業炫才能技藝規時好視此
路背馳也子乃浸知好名溺文詞之非
先生雅曰古人有天下不與與萬物一體非二語也
子入蜀時先生訓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
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
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于中而絲毫不盡是
之謂見正甫蜀歸尚以實修者盡言之及子請告歸
欲請質者非一而先生已逝越歲矣先生將逝先以
書示予曰朝聞夕可庶為近之豈非末訣語耶
先生初嘗語靜又言歸寂中年不同答武陵蔣君書

曰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巨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其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所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其能惻然蠢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吾無分于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

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弗仁矣感于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吾與物斯弗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先生此書蓋與孔子天下一人子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之旨千載一致非可驟與未籍者言也

終之月書麻城周君冊其中篇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

由思得不由存來其中必有生生一般뀫然不類

胡子衡齋卷七

胡子衡齊卷八

泰和胡直正甫　著

門人同邑　郭子章　廖同春
　　　　　蕭景訓　陳以躍
　　　　　陳采(?)告
吉水　鄒元標
廬陵　[illegible]　王庶中
耒陽　曾以(?)儀　同校
永嘉　王[illegible]明　校刻

申言上

有難於弟子者曰子之先生以菱芡稻麥雞犬決理之不在物也輒曰理自人理自人斯昧矣且天下之物衆矣物若無理則子午針曷為不東西指也嶰谷

之竹曷爲能制律于穀之黍曷爲能契龠也陽燧曷爲致火方諸曷爲召水磁石曷爲連鐵琥珀曷爲引芥葵何以嚮日珠何以應月橘柚曷不度江芍藥曷不踰積此皆無知之物也寧不有定理乎星辰未必其有知也乃若龍角見而雨畢天根出而水涸帝車正而四時調三能著而上下和景星見于中道則泰運昌旄頭盛于衡北則胡狄熾亦不有定理乎鳥獸之蠢也無知乃亦有貴賤之異龍以骨貴龜以殼貴麟以角貴麝以臍貴象以牙玳瑁以甲猩猩以血鸞以膠故皆可膏亦可器其次若雞酥之合玉翠羽之

有金烏狀之炎石犬牿之冰樹龜溺之漬木鷩黃之
鼾漆鍛骨之消蚊巨勝之延年威喜之辟兵又不有
定理乎然則謂物無理未可也曰子之擬也詳矣子
豈不知氣類之有相感者乎獨此物哉雖然太陽無
不照矣而蜀犬曷爲其吠日也大陰無不貫而嶺犬
曷爲其吠雪也水至清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至炎
烈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
輕物宜浮而牂牁有沉羽之流古人有云不可以一
槩斷之然則理奚在哉夫品而題之區而用之制自
人心耶然有條是乃所謂理也而不在物也曰然則

理氣二乎曰盈天地間氣也疇非吾心之理之爲核也先儒曰性即理子必以氣類之感者爲理則謂性在子午針與陽燧方諸可乎難者無以應異時以告先生曰誠如難者之求理也我則不暇

難者曰漢儒有言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其他言君臣父子兄弟善善惡惡皆有法其法皆不出乎陰陽四時五行之數鈍徐氏曰大吳

觀天地而画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天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後之言本天而窮物理者豈不出此而子之先生胡非之也曰由漢儒言則然八性矣先儒之本天亦豈至如漢儒之謬哉雖然先儒與漢儒不信人心而信氣與物者則其弊一而已夫二五之氣鼓行乎萬物者天命宰之也天命具于人心曰性惟人性爲萬物之靈故二五者得天命之散殊氣用者也人心性靈得天命之主宰神用者也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故能理燮二五和調四時綱紐造化贊佐

民物蓋天地之頼于人心多矣今儒者于萬物則曰此出于天而為理故即物窮理以求天也於人心則曰此出于人而易私故一涉人心輙詆訶仇敵之不皇嗟夫吾姑不言天地之頼于人心也吾獨莫知本天者之能外人心否也吾恐先儒外心以本天其不為漢儒之謬亦無幾矣雖然吾聞莊列之言天曰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馬不以羈靮篋不以扃鐍魚不以網罟鳥不以畢弋治天下不以斗斛權衡取符璽推先儒之本天反若陰與于莊列之言多矣

然則聖人之理燮和調咸當爲私而易所謂裁成輔相云者不將爲誣歟此先儒與漢儒所爲均非也曰疑徐氏之言何如曰古之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以故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觀鳥獸埶爲物將以開物成務制器尚象以成理燮和調之功裁成輔相之道蓋其先有本也非曰以是窮至物理爲學者事也而徐氏未諳也異時以告先生曰然

禪者曰予之先生以爲人心通天地萬物惟不禪爲仁然則禪者之逃倫棄物是亦非非禪歟曰禪者之顧顧焉出死生爲事也夫安得非非禪曰禪者亦自謂明

心矣曷為其至于弃曰稱之言曰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彼豈不知心之通天地萬物哉彼知心之通天地萬物而不肯盡心于天地萬物者則其出死生之為弃也是學之偏也非心之本然也夫心一也以盡則為儒以不盡則為禪猶人之手一也以拱則為禮以擊則為暴是一也以蹈則為善以喻則為非豈有二手足哉甲兵亦一也以在湯武則為仁以在桀跖則為虐亦豈有二甲兵哉而世儒必謂本心者之為禪則是天之生人心豫胥之毒而為禪也其生萬物豫貯之理以業儒也其果然乎難者憮然曰天之

生人心夫寧有豫曆而爲禪耶甚哉不盡心之爲禪也明矣
難者曰禪者之言出死生也出則易之曰先生嘗詔之矣即莊子所謂有旦宅而無情死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毀者是也此非獨莊子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非獨老子吾聖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歸者豈歸其形骸哉夫曾子戰兢常如臨深履薄豈常憂形體之不全哉其曰吾知免夫亦豈免於形體者哉且夫盜跖胥靡至老而黥獲保首領全其形體滔滔皆是也固知曾子憂不在是矣曾子之憂憂性

不全備性不全則不得為仁孝不仁不足以饗帝不孝不足以饗親故曾子將死自幸其全而以曉門弟子雖然豈獨曉門弟子哉曾子不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姑息者愛在形也以德愛在性也曾子之辨形性也審矣豈肯自居姑息而徒為懷刑者倫哉曰曾子曷為令門人啓手足哉曰病者令人起動其手足以便興居此非異事豈欲門人為是而驗其手足哉且曾子于手足之全門人豈不習知門人習知之而曾子復欲其啓驗之則相率為偽矣況古之全歸非必以形體為也如以形體

已矣則比干之剖心萇弘之流血顏魯國文信國之徒皆不得爲全歸孔孟所謂成仁取義將反爲不仁不孝者也豈聖門之教哉是故君子夭壽不貳全性立命上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其次耳曰若是則聖門亦以出死生爲事乎曰聖門盡性以至于命則不假於逃倫棄物而死生弗滞矣聖門豈顓顓爲死生哉夫二氏顓顓爲死生故其學爲偏其流爲無父無君雖然非心罪也

難者曰子之先生齗齗焉以覺爲性鰓鰓焉引物連類而強撥之獨未考朱子答廖德明之書乎書曰賢

者之見不能無失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觀此則性爲理知覺爲氣其不可混也明矣今必以覺爲性亦終認氣爲理耳雖千萬辯奚益曰子之語理所謂舉三隅不能一反者也今吾也不復有言請借子之言爲詢可乎夫先儒曰性者理而已矣此雖孔子不能易也然所謂性果能外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

乎曰未能外也曰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吾姑不言吾請詢智之是非果又外於覺乎曰未能外也曰智之是非未能外覺則仁義禮豈又二物哉今夫人具耳目口鼻與官而要之皆一形也其父子兄弟異倫而要之皆一身也其仁義禮智異發而要之皆一覺出于知仁義禮智之出于覺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覺性非理可乎若惟以覺爲氣則五常四端皆當爲氣而不當爲理矣其又可乎且先儒曰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得私夫既曰稟之在我則乾坤之理已在我矣亦豈能外我

之覺乎未能外我之覺則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未爲非也亦未爲私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我之覺性屬于氣不屬于理可乎且夫不以我爲主則必以物爲主不以覺爲性則必以不覺爲性苟以物爲主也則物如木石皆可爲主乎吾未聞人靈萬物而反不如物也苟以不覺爲性則不覺如木石可謂有性乎吾未聞人性至善而一無所覺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父子之道天性記曰毀不滅性是皆以無覺者爲性乎抑亦以有覺者爲性乎即如先儒之與德川辯自謂有理矣不知是理也其果無

覺者爲之乎抑亦有覺者爲之乎先儒何其與易書
孔孟異也又何由之而不自知也不然則先儒所謂
性者理而已矣必別有一性別有一理出身心之外
非五常四端非至善存存之謂矣其又可乎蓋嘗觀
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
孰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
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
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
有恒性者是也然則乾坤變化亦豈能獨私其理而

不以畀諸夫人也哉故理之在人也率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適于人之知覺本適于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孟氏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蓋謂此耳如曰求理於物以爲無私吾見其憧憧爾憂憂焉不任其安排布置不任其有我之私未見有得其理者也至如德明異時以書論學乃遽加以咆哮而拒之其能不爲有我之私難矣哉此由不以覺爲性故失而不自覺耳曰然則人

心之覺生而聚死而散者謂非氣也可乎曰裘先生於鬼神篇已詳之矣今夫人心之覺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是故文王於昭于天孔子至今猶存此未可爲世儒言也

難者曰甚哉二氏之不可不排也今之學者有大要溺死生鶩所徑故雖逃倫棄物之教咸爭趨之苟不得其流則率天下而皆去君父矣今子之先生非不知之反若陰爲之地者何哉曰排二氏非不難然貴知所以排知所排者吾既得其全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好偏者其趨全也若歸矣不知所排者吾方守其

偏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槩金者其趨偏也若舉矣吾見今之排二氏者將授之魁柄而驅之矣又惡能遏其流于不聞之昔者唐韓愈任道排佛既自比孟軻矣已而見大顛以理自勝則瞿而服見三平論以智入則懼而聽是排二氏者其言也而趨二氏者其實也此何以然哉則繇其以偏攻偏終折而入于禪也盖不知所排者也宋富鄭國趙清獻劉忠定陳忠肅呂侍講楊大年張無垢及蘇氏兄弟文信國皆天下之英偉絕出人也皆莫不從禪以樹于世其間若富趙劉陳文信國忠孝貫日月死生如旦夜彼豈死

生能執之其幹擴張蘊咸稱博物君子亦亦豈空疎自
便於簡徑式此其故又何也甚乎此固諸君子之過
抑亦儒者之驅之也自近柯汝學沒忘本若左丘明
以下咸以遊聞見謹器數爲事至有窮年莫究累世
莫殫之弊太史公已譏之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漢
文帝賢君也猶費汲黯賢臣也當時競其弊已棄而
從老老之後稱說盛行周程二大賢生于最後雖能
辨別幾微照揭者儒之本要而二氏之熖熾已久矣
周程既沒物理學行其意欲以勝禪亦非不是也然
而聞見器數之故塹若有加焉此諸君子者咸亦洞

鏡其弊豈肯復從人臨海算漸登嶽辨業而不知反
顧其惜其諸君子鏡其弊矣又莫能自反其家室則
左袒釋氏以爲歸宿路也亦勢使然耳方其在諸君
子則如坐炎焰而急就夫清冷在諸儒者則如倒持
大阿授二氏其魁柄也然則諸君子之從二氏寧非
儒者之驅之其而儒者不自知其偏且遠也而獨曰
吾能排二氏攻異端則烏能得其反顧其今之日誠
有真儒者出迴求孔孟之真指陳知本之學辨別幾
微以廓聖學而世儒猶從執格物理摭拾近似增壁
加壘爲相拒敵既自棄其家室又從攻人之巡室者

及曰是陰爲二氏地吾不知精一一貫之旨何日而明彼筏漸辨棄坐逃其家室者何時而返也其後之徂此而超彼者愈無日矣李翺有言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噫嘻諒其是時之從歟是時之從歟

難者曰昔者孔門論人不一其說如問仁一也而荅變異其它荅問孝問君子語皆異四教則有文行忠信之異至于孟子則有五教今子之語若畫一焉是不失之徑乎徑固禪者流矣明子曰不然昔者唐虞三代上無異教下無異學道德本一風俗本同故不

必画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孔孟之世去古未遠故其爲教亦不必画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何則知本故也然自今觀之唐虞三代具于書者可考雖千萬其語而其歸爲敬與中則一而已孔孟之教具于論語與七篇者可考雖千萬其語而其歸爲仁與義則一而已然則古人何嘗不画一爲教其至如孔門告爲仁曰勿非禮視聽言動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曰認言曰恭忠敬要皆不外存心然則孔門又何嘗不画一爲教其子以四教此自記者各以所見言之如文行猶可析忠信則不可析孔子屢言忠信未嘗析

蓋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者也四教之說疑亦非孔子本旨矣至若孟氏教來句踐游說之徒咸不出仁義其它可知此則自孔孟已不欲有異教況在後世陋士樵識百家雜出詁訓繁興不一其門大要騁于射覆之見肆爲尋門之說磔裂鬱割轉相攻刺至有膏肓痼疾之非風角讖緯之流吾書碎之臨海算漸登嶽游乘天下唯識其漸與業益以利祿蒙之而帝王孔孟知本之學蕩然不知所底至宋道州夫子始揭其要曰誠曰無欲大程夫子復示其宗曰識仁曰天理其它雖千萬其語要不外是然則此二夫子

豈皆好徑而趨禪也哉嗟哉自帝王孔孟與二夫子的的乎訓若畫一而世猶異之乃今則尤有異焉箕漸者反若執一漸以譏金海辨業者反若珎一業以攻金谿有語源與根者鮮不揮戈逐之天下學士高者欲歸其室又畏甚戈戟則寧野處而不還其宅則如井海錯者寧使其地荒而竟忘其肉食買珠貝者寧愛其櫝美而竟棄其珠貝蓋亦壞爛極矣而言者又操不一之說以滋多岐之毒是將疲斯世斯人而剰之其亦不仁甚矣是故畫一非得已也子終有疑則從箕漸辨業可也

中言下

或者曰載觀近儒嘗援考楞伽金剛傳燈反覆辨證著書萬言深排釋氏以爲心性不可離而亦不可混性者出于天命而有定理心則不過知覺妙用而已佛氏有見于心無見于性認知覺而遺定理故終有逃倫棄物之失又曰佛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者理良由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于自行妄作今之儒可無省乎曰近儒非獨以詆釋氏實以詆今之儒者之言覺也其辨爲

甚審而語亦甚確矣以愚觀之近儒固矣吾不知近儒所指天命之性果在人心乎抑在心外乎若性在心外則天下古今無心外之性而孟子亦不當有仁義禮智根心非由外鑠之訓若在心內則非惟釋氏不當遺性以求心而吾儒亦不當遺心以求性也且夫心性不可泥則謂如火之明如水之清可也謂當外火以求明外水以求清則大不可也其曰定理非覺時定之乎至精之理非覺時精之乎高下之準輕重之權非此覺為之夫權夫度夫星夫寸其時為之乎近儒必欲外覺以求理則亦所謂外火求明外水

求清非特不可亦必不能也乃循以覺理分心性以心性分佛儒吾恐心與性儒與佛皆不得其服矣故曰困也夫覺即理也然至于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若夫釋氏主于逃倫棄物者是吾析之明矣要其學止于明心而未逮盡心止于見性而未逮盡性是有覺而未能發之爲德行者也非心覺之專爲釋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以有覺德行責釋氏則釋氏謝矣

有海濱李君讀近儒書排然若有得于儒釋心性之辨因友人見質胡子而氣鋭然胡子曰吾言滋贅矣友人曰子海濱士當知海水之鹹若能外海水以求鹹則亦能外心言性矣君默然去三日則來見曰吾觀近儒之辨儒釋誠爽也既曰釋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者理乃又曰理經而覺緯則是以儒爲經以釋爲緯未可通也且天之生人豈使之心爲釋而性爲儒乎必不然矣胡子謂第子曰李君幾速矣

李君曰近儒則云理果何物也我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

一降循環無已爲四時之温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人事之成敗得失爲斯民之日用彝倫千条萬緒紛紜轇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然而然是乃所謂理也又曰日月之食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非天理而何若是則近儒皆以氣言理耳乃又以此言性是果以性在心外矣果當求性于天地萬物之散殊而所謂仁義禮智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不忍人之心皆一不相涉矣其可通乎乃若易繫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記所謂生而靜皆當求之天地萬物之動靜往來闔闢升降之間吾終不知其

何所着也其可通乎或曰此以推本其性之所自來者曰以是爲推本猶告人子之爲孝者而推本其父母婚媾之始往來之儀則亦何與哉直亦告以良知良能之不可解者是乃孝也性也亦理也而推者遠矣胡子謂弟子曰吾見今之學者莫如李君達理李君曰近儒自謂理氣無縫隙矣然其言天地萬物之聚即聚之理其散即散之理是既以氣之聚散爲理之有無也可謂無縫隙乎向所謂定理者果安在乎且於人性之善亦安所與哉至是則理與性又各爲縫隙不相顧也曰然

曰近儒曰理只是氣之理當于氣之轉折處觀之往
而來來而往乃轉折處也若是則兩頭皆無理唯在
中轉處乃有理如春夏固無理唯春夏之交始有理
秋冬固無理唯秋冬之交始有理然則性亦當于二
時求之可乎曰噫吁何以辨爲
曰近儒自謂於朱子小有未合蓋朱子云理與氣決
是二物氣強理弱理管攝氣不得近儒又自謂於羅
朱語累年不能歸一及以理氣二字參互體認亦竟
不能歸一一旦於理一分殊有悟於是始渙然自信
至語理一分殊則曰人物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

之後其分則殊良以為得矣吾不知受氣與成形相去幾何而理一分殊乃爾頓異其果然乎又曰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知百姓則分之殊天命之性理之一也率性之道則分之殊觀此則凡以屬天地者均為理一而無分殊屬夫人者均為分殊而無理一恐未可也且仁者智者百姓日用不知者謂為分殊則是楊子之義墨子之仁百姓由之而不知道者皆當為分定不可移易而人無責焉耳矣恐未可也夫近儒謂先儒為未歸一吾恐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曰然一

曰朱子曰思慮未起知覺不昧近儒易之曰所覺不昧不知思慮之未起也而覺者奚其所曰思未起而覺存覺則理焉而覺無迎也感既適而理行理即覺焉而理無將也無迎無將曷求其所葯子悟曰思未起而覺不昧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是也又奚其所曰然

曰近儒所引程伯子之言曰天地間有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此正理孰存乎曰嘗試觀之非有人焉挾自井上則為正理其從之也則非正理是正理在井乎在人心乎昔者司馬公兒時嘗舉石擊甕以

捄溺子是正理在石乎在甕乎又嘗考物而為之乎抑亦在司馬之心乎皆可辨矣稽之子本言中者天下之大本證曰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以是知伯子所謂中所謂大本所謂正理固不在物也曰然

曰夫人靈萬物心天地出於書與記近儒豈不謂其而其譏楊氏之已易也曰人以藐然七尺之軀乃欲私天地為己物多見其不知量信斯語也則書與記之言妄矣其然乎曰靈萬物心天地者固不在七尺軀而以宰七尺軀者即以宰天地萬物者也且夫以

物觀之則天地大以道觀之則天地亦道中一物耳夫率性謂道修道則中和位育不在身外然則七尺軀則又不藐矣嗟乎是未易諳也曰楊氏之學何如曰楊氏吾不深知而已易難廢也

曰近儒曰未發之中非惟人人有之乃至物物有之夫謂未發之中物物有之則發而中節之和亦當有之矣是犬與牛皆與人性無異皆當責之以中和位育之功也其可通乎近儒又謂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又云在人心者與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異夫然則鳶魚花竹草木金石皆當責以中

和位育之功不獨人當窮物之理而物亦當窮人之理也其可通乎且夫中庸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本以人言未嘗及物也下文修道及君子戒懼致中和指責在斯人亦未嘗屬物也而先儒乃孫以人物並訓之亦誤矣大抵先儒欲證成在物爲理一語以便格物窮理之說乃遂謂物物皆有未發之中則是堯舜所爲精一而執之者今則物物皆有之是物物皆堯舜矣其可通乎雖然此無足多辨也乃若人物之性其偏全邪正以逮有無子猶未悉也則當爲子究之昔者告子問生之謂性是以知覺爲性明矣孟子

未嘗非之性欲告子辨犬牛之性不可同於人以人
得其全而正焉故也亦猶羽雪之白不可同於玉以
玉得其堅而貞焉故也書與記所謂靈萬物心天地
孔子所謂人為貴不以是與然則鳥獸雖有知覺亦
不可以擬人而況草木金石乎且天之生人與鳥獸
也其知覺之性則一而已至其氣質輕重清濁相為
低昂而偏全異矣全則成正偏則成邪而邪正出矣
何以言之盖氣質輕清者近天為陽重濁者近地為
陰故其最輕清得陽多者為上知上知全性無敝者
也輕清重濁陰陽互勝者為中材中材者性因氣質

爲通蔽而可上下者也最重濁陰多者爲下愚下愚多蔽而鮮通者也自下愚而下愈重濁陰愈多漸易其形者爲夷狄夷狄中之良者不以其例愈重濁陰愈多大易其形者爲禽獸禽獸中之良者不以其例夷狄禽獸非其良者唯有蔽而已矣是則性一也而以氣質之低昂爲偏全爲邪正于是有人與禽獸之分故謂人性異禽獸者固非而曰同禽獸者不尤爲非哉若夫草木金石則惟有氣質和勝而已盖既無君臣父子亦無飲食男女其于親義序別信周所着也乃謂其有性謂其有未發之中可乎又必謂其與

人心無二則舛而近于誣矣推其意惟欲以證成在物爲理之一語而不自知其墮此耳然則物理之說愈不可通矣

曰近儒又以天性爲本體明覺爲妙用且曰天性正于受生之始明覺發于既生之後若是則受生之天性其稟也爲無用之體既生之明覺其發也爲無體之用受生與既生截然兩人也本體與妙用判然二物也其可通乎且天性者近儒所謂理也是理既正于受生之始矣乃後欲求理于物又欲求理于氣之轉折處其不爲增懸疣而重駢拇乎苟謂此明覺者

不出天命之性則此明覺胡爲乎來哉又胡爲其若是妙用哉天亦胡爲生人以明覺而徒爲無體之用哉若是則凡人之既生皆止爲無體之用而已其可通乎乃不知覺一也未發則爲體發而中節則爲用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二則非也曰然

曰近儒曰今以良知爲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有此良知否乎又曰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耶此近儒之憂疑夫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之獨有良知者必置之度外也曰近儒左矣夫使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亦無良知焉則亦孰知天地萬物之爲

度內與度外也今如草木金石之無知則天地萬物自不相涉矣惟人獨有良知則固所以通天地萬物而理之者也良知之通天地萬物而理之是乃所謂天然條理者也苟謂良知而反外天地萬物是必如草木金石未始有良知者也曰近儒謂人物爲度內者蓋推本其同得天地之理爲性同得天地之氣爲形焉故也又焉假夫良知曰此推本之說未爲非也乃不知其所爲推本者苟無良知則孰使然哉且夫孩提知愛知敬見入井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當其時非惟不知推本而亦不皇爲推本也則又孰使然

哉嗟夫使人無良知鮮不以耳視目聽鮮不以鼻食哉且將朔越其肝膽秦齊其骨肉子不以父父臣不以君君者蓋比比矣則以何者爲天地萬物度內哉子獨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以良知弗痺故也非假推本而後能也然則謂良知爲天理明矣

曰近儒又言令以良知爲天理則是理全屬安排無復本然之則矣此近儒之憂憂夫良知之涉于安排也曰近儒又左矣夫良知者乃吾人之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者也吾致其良知以應物是猶平衡定準以稱量天下之物者也夫是以順乎本然之則而不涉

于安排者也今若舍吾天椎天度大星天寸而惟以窮索臆度懸定物理之輕重長短是未嘗平衡而欲以稱物未嘗定準而欲以量物則非獨涉于安排且以顛越其輕重長短者多矣又烏覩所謂本然之則哉且終不知其所爲窮索懸度者則亦良知之末光者爲之而衡準則未見其平與定也盡亦反其本哉雖然世儒之良知固自在也使世儒而先從事於平衡定準爲然後知天椎天度天星天寸無事于窮索臆度爲也然則謂良知爲天理益明矣

曰近儒語良知謂良者不過自然而已自然果可以

訓良乎曰說文有之良善也賢也長也故書稱元良孟子曰良心曰良知良能皆善義也善固無不自然而以自然訓良者非本義矣近儒又以知爲虛字知果皆虛乎曰一字而數義者多也一字而虛實不倫者亦多也如親仁字本實義也然而曰親民仁民則虛用之言行字本虛義也然而曰善言善行則實用之又若明明德一語上明則爲虛字下明則爲實字良知即明德也抑何疑于虛哉甚哉世儒泥文執義之自爲蔽也雖然君子明其大者而小蔽無多辨也

或曰世儒必以無知覺者爲性然古今未有無知覺

之性吾請折中曰知覺之中正者爲性可也世儒必以事物之有名義者爲理然名義亦人心之知覺者爲之也吾請折中曰名義之中正者爲理可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知覺之中正者性善是已名義之中正者乃所謂善也今必曰名義生于物不生于人心又曰吾憂其近禪而畏虛而以物理别之是天敵無據者也亦復何辨

曰自三代後不幸有釋氏故有是紛紛今也則何以袪焉曰昔者歐陽修曰修其本以勝之良然抑良然抑然修又曰性非所先則亦倒執其柄而與之矣又

烏能勝夫善治病者當究其原彼釋氏欲明心見性
以出離生死者是病原也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
乃至遁倫棄物而爲之者則病症也何以辨之昔有
得寶鏡者二其一磨礱使明而懸照乎物曰吾將盡
鏡之性而無愛吝也其一磨礱使明而韜藏諸篋曰
吾將令其長明而無復翳也夫鏡非異也磨礲非相
遠也然一則懸照而盡鏡之性一則韜藏而令其長
明則公與私之分也猶之心性非異也存心養性明
心見性亦非相遠也然一則以是盡己與天地萬物
之性一則以是而出離一已之生死則亦公與私之

分也雖然聖人既公矣既能盡天地萬物之性矣乃
未嘗以天地萬物撓已則亦未嘗不出離生死者也
且夫文王不顯之德中庸擬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雅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固有不存存不亡
亡者在死生烏得而囿之又如孔子無意必固我而
從心不踰矩則謂孔子之心終與形俱化焉吾不信
也若是則釋氏所憂爲死生大事者吾聖人無憂也
爲吾聖人之學又何必逃倫棄物以爲出離計哉雖
然吾聖人惟其公也故獨得其全焉又何辨之今夫
一日之間方在詰朝冠櫛未施文理未著冲冲融融

若游于天地之初行乎萬物之始此一時也則黃老家類之及其嚮晦弛衣卸冠宴寢以息泯泯默默若處溟滓內不知有已外不知有天地萬物此一時也則釋迦家類之夫惟至晝日為冠紳禮樂交際揖讓斤斤郁郁其應天地萬物較若星辰之燦川原之流此一時也則吾儒家者類之嘗試較之自其偏一時而言則在晝日者爲是而在詰朝與嚮晦者爲非也自其全一日而言則在晝日者固是而在詰朝嚮晦者亦人之所不免者也是故黃老釋迦各專一時之偏其過不可貸矣乃不知吾儒家聖人之大全則又

未嘗不兼有二家者也非故欲兼也亦猶全日之不能外也明鑑聰者也何則吾儒者存心養性以盡已與天地萬物之性此正脉不待言然使暴其氣則不能也故無暴其氣則兼有黃老矣而聖人固不嫌有黃老事也使不全歸則不可也故全生全歸則兼有釋氏矣而聖人亦不嫌有釋氏事也此聖人之所以爲公而全也故程伯子曰句句同處處合然而不同則亦公私偏全毫釐之間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由之是則同此心性而毫釐千里出焉則學者所當早辨者也若徒分心爲釋分性爲儒吾恐心性終

不可分則儒釋終不可辨耶吾故曰辨儒釋者當辨異于同而不當辨異于異乃爲明也然則今之袪異端者惟辨異於同之中則彼且娓其異而無不服惟示同于異之中則彼且追其同而無不悔彼亦天下之高朗人也苟有見焉則將曰公且全爲是無乏吾事也吾又何必爲其私且偏而不爲公且全哉若是則不但得其病原以治之而大阿之柄亦在吾儒不在二家二家之歸也有日矣所謂修其本以勝之其在此歟孟子曰歸斯受之噫天使孟子在今之日則亦如是而已若曰駢拇物理以自別于釋氏如画蛇

者之別于中常侍則徒自遺其天矣嗟夫今之君子蓋重辨異端之名而輕遺其實知修其本之說而莫識本之所底假令今果有孟子則吾言是矣使竟無孟子又鮮不以予爲推儒入墨者而壁壘戈鋋反射之矣予于今之日也亦曷以辭

曰釋之家以三界惟心凡一身罪福果報以至天地萬物之治與亂皆歸諸已老之家曰天地大爐造化大冶凡一身富貴貧賤吉凶壽夭以至天地萬物之治與亂皆歸諸天是二家者之相反也就則是曰斯二者皆是也唯吾儒爲兼之吾儒不曰作善降祥作

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未嘗不歸諸己也不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是未嘗不歸諸天也故曰吾儒兼之兼之者通之也不執一廢百也曰是亦可以見吾聖人之公且全也曰然

曰今之儒者之語學獨棄擯二家言者何也曰是亦所謂不執一廢百也是故孔子問禮于聃比業于彭孟子且不廢陽貨之言而況其他乎程伯子訓孟子之勿正心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非釋家語乎紫陽夫子作調息箴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非老家語乎

且紫陽夫子既耄矣猶復較叅同契其它文與詩至于廣成之風屢嘆息焉若程朱二夫子豈真從二氏哉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然則君子之学莫病泥文尤莫病執跡彼執一廢百者則執跡之爲害也是故君子慎無泥文執跡以遊乎全全

胡子衡齊卷之八終